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述评

张 玉 兴

最近辽沈书社影印出版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欢迎的事情。正如“出版说明”所说“该书不仅是一部了解满洲姓氏及八旗的书，也是一部了解清初八旗人物的书，是研究明末清初东北民族分布、民族关系、满族源流，以及研究清史，查找清代人物的重要资料。是各图书馆及教学科研人员所必备的工具书。”现对该书简介如下。

一、成书经过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是清入关后的第四代皇帝弘历下令敕修的。顾名思义，该书是专写八旗满洲氏族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情况之书。八旗满洲是清代八旗制中的主体部分。它的形成是有个历史过程的。八旗制是满族和清朝兴起时创立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社会成员最初只包括满族的前身女真人及其归附者。后来由于女真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八旗制也随之发展，其规模与容量也不断扩大，诸多民族集合在八旗制下，逐渐形成有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之分。但八旗制中仍以八旗满洲为主体。当时明末辽东社会大动荡之际，也正是八旗满洲大发展、大组合之时。八旗满洲中既有明末以来的女真各部，这是满洲中的主体，也有不断收编和前来归附的东北各少数民族，以及一些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由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八旗满洲，也就是今天通常说的满族共同体。由于这种变化组合，这就形成了八旗满洲的成分复杂、支派纷繁、姓氏众多的局面。八旗满洲中究竟有多少姓氏，其构成成分，历史与现状如何？在八旗满洲出现后的百余年间，向无专门记载之书。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八旗满洲的氏族情况，乾隆皇帝弘历即位之初，便决定编纂此书。

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一日，乾隆帝于即帝位的第四个月，颁发谕旨说：“八旗满洲姓氏众多，向无汇载之书，难于稽考，著将八旗姓氏详细查明并从前何时归顺情由，详记备载，纂成卷帙，候朕览定刊刻，以垂永久。”（《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上谕”）。按：以下凡征引本书，均不注书名，只标卷次）谕旨下后，满洲殿阁大学士鄂尔泰、查郎阿、迈柱、尹泰等奉命会同大学士福敏、原任户部尚书署大学士徐原梦一起办理。随后参加此项工作的大学士还有訥亲及三泰。他们共为此书总裁。而领衔者是和硕亲王弘昼，为监理。该书修纂工作共历时九年，于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修成。同年由武英殿镌版印行。

二、结构与内容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共80卷。首列乾隆皇帝的御制序言、上谕、凡例及奉敕纂修者职

名。御制序中叙述了满洲“代序日远，族姓日繁”的发展历程，指出编纂通谱的意义在于“明章统系，俾知世德所自将”，“以光昭前烈”。其作用与价值在于“所以联人情之涣而维旧俗之漓。”又说“相昔先民遗风敦朴，不徒以族望相高。”即维系人心，保持旧俗，光大发扬先辈效忠清室的传统品德，为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服务。这是公开讲明编纂该书的政治目的所在。凡例共19项内容，详细确定了编写体例，载录姓氏、人物的标准和原则。

正文80卷中，以满洲姓氏中“氏族甚繁”的“著姓”列于最前。其后依次刊载一般姓氏、有名位希姓、无名位希姓，附载满洲旗分内之蒙古、高丽、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诸姓氏。总的纂写方式是以姓氏为纲，标以地名、人为目，姓氏下总书地名，地名下各叙得姓缘由，及支分派别。对每姓氏中事迹突出的杰出人物立传，置于最前。凡有名位而无事迹者则作为附载列名置于立传人之后。所收立传人物的时间断限是雍正十三年以前逝世者。立传及附载之人物又分国初（即努尔哈赤时期）来归、天聪来归、来归无考及康熙时自科尔沁撤回之人。这样，纲举目张，条清缕析，一览明瞭。

每一姓氏中又按居地加以归类。如瓜尔佳氏分苏完地方、安褚拉库地方、尼马察地方、瓦尔喀地方、嘉木湖地方、长白山地方、蜚悠城地方、辉发地方、哈达地方、叶赫地方、乌喇地方、讷殷地方及各地方十三部分。伊尔根觉罗氏则分为穆溪地方、叶赫地方、嘉木湖地方、兴堪地方、撒尔湖地方、呼纳赫地方、雅尔湖地方、乌喇地方、瓦尔喀地方、松花江地方、阿库里地方、佛阿拉地方、哈达地方及各地方十四部分。其姓氏繁衍支派众多者则详叙之，如上述瓜尔佳氏、伊尔根觉罗氏各占四卷，纳喇氏、富察氏各占三卷，赫舍里氏、佟佳氏各占二卷，钮祜禄氏、舒穆禄氏、马佳氏、董鄂氏、他塔喇氏等十六姓氏各占一卷，其余则由两个以上以至十几个、几十个姓氏合为一卷，如第49卷包括7个姓氏，第59卷有52个姓氏，第78卷有79个姓氏，而第70卷达83个姓氏。使全书重点突出，脉络清晰。

三、特点与价值

首先应当指出这是一部除爱新觉罗氏之外的满洲姓氏的集大成之作，是最为详备的满族姓氏总汇^①。该书收录满族姓氏齐全、人物众多，是当时任何一部书也难以比拟的。它共收姓氏1166个。其中满洲旗分内的满洲姓氏641个、蒙古姓氏235个、高丽（即朝鲜）姓氏43个、尼堪（即汉人）姓氏247个（其中包括台尼堪50个、抚顺尼堪40个）。如果除去三种尼堪91个重姓（不包括与高丽之重姓），则共实收姓氏1075个。这样，除爱新觉罗氏之外的几乎所有满族姓氏在这里都可以查到。本书立传人物有2240人，附载者4938人，这两种人的子弟列名其下亦不下三万余人，这样全书所收人名总计超过四万人。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收录满族姓氏、人名比较齐全的工具书。

其次，这也是一部了解满族及明末清初东北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参考工具书。该书分别记载了满洲各姓的得姓缘由、地域分布、支派繁衍情况，族属分布及与他族的关系，重要人物的突出事迹及归附于爱新觉罗氏之时间与过程。如卷1“瓜尔佳氏”下注云“瓜尔佳本系地名，因以为姓，其氏族甚繁。”下列举分布之地。在另一小目“苏完地方瓜尔佳氏”下注云：“瓜尔佳为满洲著姓，而居苏完者尤著。”于是历述该支之世系繁衍情况，指出至部长索尔果时“其族最盛”。被立传的第一个人物是费英东札尔固齐：“镶黄旗人，苏完部长索

尔果之次子也。国初随父率五百户首先来归。”并历述其业绩及子孙12人的活动情况。最后指出他“与镶红旗安褚拉库地方硕翁科洛巴图鲁劳萨同族。”卷9“赫舍里氏”下注云“赫舍里原系河名，因以为姓”。在叙其居地分布、世系及硕色巴克什与希福巴克什兄弟二人“各率所属来归”后，指出其姓“为满洲著姓”。卷22纳喇氏下“叶赫地方纳喇氏”注云：“先有蒙古人星根达尔汉者，原姓土默特。初灭扈伦国所居张地之纳喇姓部，据其地因姓纳喇氏，后迁于叶赫河岸，遂号叶赫国。”后世系繁衍至金台什、布扬古叔侄“嗣为贝勒。太高祖皇帝统师征讨取之，其族最盛”等等。从中可以充分考察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壮大的过程。

其中，对清入关前加入满洲共同体的汉人、蒙古人、朝鲜人也都有明确的记载。加入八旗满洲的汉人，该书记载分为尼堪、台尼堪和抚顺尼堪。这三种尼堪是作为“附载”登录的，共占七卷篇幅。立传和附载的人物几乎全是满洲旗下包衣，即奴隶。其中台尼堪，当为明末守卫辽东边墙附近墩台的汉人及其家属，被掳归满洲旗下充当奴隶者。抚顺尼堪，当为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攻下抚顺时掳获的三十万人畜中的，被分别编入满洲各旗下充当奴隶的汉人。这里所指的尼堪，当为除上述两种人外的其他充当奴隶的汉人，即后金挺进辽沈地区前后直至入关之前，于关内外被掳获隶于满洲旗下为奴者。这些人归于八旗满洲日久，而在划定八旗时并未划归八旗汉军，而是仍然留在八旗满洲之中，故当然是八旗满洲的组成部分。从凡例可知还有北京尼堪、三藩尼堪和阿哈尼堪之称，这些人当分别是清入关后占据北京时掳获或逼迫投充隶于满洲旗下为奴，及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将从叛之众划入满洲旗下为奴者。虽然他们亦在满洲八旗之内，但该书编者认为他们不同于入关前“入于满洲旗分内历年久远”的三种尼堪，所以其姓氏不列入该书，即将其排除在八旗满洲之外。这反映了满洲共同体形成的时间断限。而八旗满洲内的蒙古、高丽也有类似的情形。这对人们考察满族乃至明末清初东北民族的源流及组合变化，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三，提供了不少其它史籍不备的珍贵史料。虽然凡例称所记人物之事迹官爵“不过略书梗概”，提醒人们“凡查考各项世职根由，自有内阁吏部、兵部档册可凭，不得执此为据。”这确是实情。但因年代久远，当时的内阁吏部、兵部档册多已不全，或查找极为不易，因而昔日梗概之“略书”，今日已成可凭为据的珍贵史料了。如卷四，居于费德里地方的瓜尔佳氏吴理戡，所记的国初来归，授喀伦章京，后于巡哨时以二十骑击败敌众之功，被“加授副将衔。”其子吴拜，曾为努尔哈赤“召入内廷抚养，赐姓觉罗”等，均为它书所不载或记载不全。而本书所列的1166个八旗满洲姓氏，特别是满洲的641个姓氏及其得姓经过、居地分布，众多的立传与附载人物之事迹与情况的记载更是前所未有的。而对八旗满洲中尼堪的各种分类与取舍，更为它书所不载^②，价值尤高。

第四，可以订他书之误，解他书之疑。本书告诉人们八旗满洲中的汉人，即所谓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是满洲旗下包衣，本是不同于八旗汉军的。也就是说他们与八旗汉军是不同族属的两种人，是不应混淆的。可是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多被混为一谈。如曾任福建巡抚、两广总督的吴兴祚，不论《清史列传》、《碑传集》还是《清史稿》均作汉军正红旗人，原籍浙江山阴。而本书记为满洲正红旗包衣人，世居铁岭，曾祖吴伦“国初来归”（卷74）。康熙年间浙江巡抚陈秉直，《清代职官年表》注为《汉军镶黄旗》，而本书明确记载是满洲镶黄旗。其原隶包衣，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奉旨出包衣入于本旗。康熙时内弘文院学

士周天成,《清代职官年表》注为汉人,而实际是满洲镶黄旗包衣人。康熙间内国史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布达礼,《清代职官年表》注为籍贯与族属不详,而本书明确记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原籍沈阳。(以上均见卷74)这类例子很多。均可订误、解疑。

四、该书不足之处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也有不足之处,其主要是:

收录姓氏有遗漏。凡例说:“有自始归依之人及后世子孙俱无名位者,伊等自有家谱可考,概不登录。”又说,“满洲旗分内蒙古、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姓氏,照满洲例有名位者载,无名位者删。”又说,“八旗满洲姓氏有本人忘者,姓氏祖居及归顺情由又无凭可查者,概不载入。”所谓有名位者,据本书所载即副护军校、副骁骑校、牧长、库使、包衣大以上者。这样,凡名位在这些人以下者即所谓无名位者之姓氏便被排除在本书之外,这是很大的、明显的人为遗漏。晚此书40年后成书的《清通志》中的“氏族略”虽据本书编纂而成且很简略,但却另据“《八旗通志》内名臣、勋臣、忠烈各传,及行查八旗档册所载姓氏,有《八旗氏族通谱》所未见者”(《清朝通志》卷7),另行补入,共补录满洲姓氏33个。可见本书所收八旗满洲姓氏虽详备,却不是全录,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记载偶有不确之处。如卷74记清初甘肃巡抚张文衡为“来归年分无考,”是不对的。实录、官书均记载得清清楚楚,即天聪八年(1634)七月当皇太极率兵伐明至归化城时,“监生张文衡自大同徒步逃至”归顺(见《清太宗实录》卷19)。又张文衡本书误作张文兴。同卷,将四川巡抚张德地误作山西巡抚,名字亦误作张滋德。卷80,满洲镶红旗人原任甘肃巡抚周文叶误作周文华等等。虽然这类毛病不大,也不难发现,只要参阅他书即可订正,但却致本书有失于严谨。

所收姓氏、人名虽多查找却极不方便。姓氏排列虽有所遵依,但并不太科学和规范,欲查找一姓几乎需要从首翻阅到尾。查阅人名亦有同样情形并且更难。不少立传或附载之人事迹并不十分显赫,相反在他们名字之下夹注中出现的其子弟,却有不少名人。如卷12所载,曾晋封三等公、历任都统的正蓝旗人伊尔根觉罗氏阿山,却不是传主,而附在阿尔塔什传中。卷25所载的沙济地方富察氏,正黄旗人敦拜曾授一等子、任奉天将军,亦不是传主而附在其父本科理传中。卷79,台尼堪沈氏条下事迹并不突出的丰库为传主,其孙原任吏部侍郎的绰尔岱则附于其下。卷80所载原任工部侍郎哲先是镶蓝旗满洲抚顺尼堪赵氏常武之元(玄)孙,而事迹并不是显赫的常武却是传主。这样查找人物就很方便了。

以上仅就编纂的技术方面而论,至于内容也不无可议之点。本书作为专录一个民族的宗谱,其容量巨大,姓氏繁多,人物纷杂,因而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虽然突出了主要、重点部分,对其它部分的有些内容却失之过简。而较详部分,特别是得姓缘由的记述,难免有不科学的附会之言,这就要求人们使用时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对待之。

五、值得欢迎的新版本

总的说《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是一部很有用的书,但自修成印刷出书以来数量不多,至

今世上流传已经很少。所以多年来，特别是近十数年来清史、民族史研究呈现繁荣之时，各方面迫切希望此书能够再版。辽沈书社正是为了满足各界的需要选择初刊殿版本影印成16开本精装一巨册出版，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新版书版面设计合理、字迹清晰，且装帧精美，封面设计新颖，堪称上乘之印刷品。而尤其令人高兴地是新版之书将全书1166个满洲姓氏，7178位立传和附载人名，按首字笔划顺序编成索引附于书后，这样只要知道姓氏或人名一查便得，解决了本书编排不规则查检不便的问题。而且不仅如此，一般在每个人名之后还注以姓氏，更进一步解决了满洲同名人之多难以辨识姓氏之问题。如分属三个姓氏的三位巴海、分属十三个姓氏的十五位费扬古、分属十七个姓氏的二十一位硕色等等，均加注明，以利查找。对于支派繁衍、分居各地的大姓，则分别列项，其下各注以居地。如瓜尔佳氏分列十三项、伊尔根觉罗氏分列十四项，分别各注以居住地方。从而提高了本书的使用价值，大大方便了读者。这种负责的态度，是令人欢迎和感谢的。当然本书索引也有未尽善美之处，即对单姓（多为三种尼堪和高丽之姓）却不加注。如并列的五个刘氏、六个张氏等等，均无注解，因而难以辨别其所属。如果在其下各注以其所属的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或者高丽，以及居住地方，甚至旗属，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不难办到的。如果能更进一步努力，将立传人和附载人物之子弟人名也纳入索引就更好了，那就解决了本书人物难检的一切问题，这是一项人们抱有希望的麻烦的工作。

①爱新觉罗氏 满族清代皇室姓氏。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家族姓氏。支派繁衍、众多。按宗支亲疏又有宗室、觉罗之分。在清代，其宗族属籍由专门机构宗人府掌管，定时将每人之自然情况汇载于“玉牒”即皇家谱书之中。伪满时曾据以编排出版，名《爱新觉罗氏宗谱》，洋洋七巨册，收录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出生的爱新觉罗氏成员。

②唯乾隆五十一年(1786)敕修成书的《皇朝通志》(《清通志》)中“氏族略”与本书略同，但其大部分内容是依照本书编就的。即《皇朝通志》编者按所云“仍《通谱》”(指《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次序编分卷帙，约存其略。”